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

元 汪克寛 撰

隱公中

壬戌桓王元年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弑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武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程子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杜氏

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淳于杞又遷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國在開封府雍丘縣愚按在今汴梁路杞縣鄭氏曰杞縣有婁鄉

取者攸奪之名本趙氏纂例謂不當取也牟婁杞邑也啖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强者多兼數折音祈弱者日以侵削左傳襄二十五

年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上聲西田矣三十一年成公嘗取汶音問陽田矣二年亦書曰取何也茍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陸氏曰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以正疆理但專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穀梁昭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左傳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

肆矣本孫氏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利故兩書伐取見王法所當誅也薛氏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家氏曰伐而取者其罪加於伐一等然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皆書伐不書取蓋杞二王之後至是與周俱衰不得自同於宋莒以蕞爾小國命居東夷伐而取其地有罪甚矣故書伐國取地以莒為首戮聖人於二王後書法尤拳拳也髙氏曰牟婁切鄰於魯魯無恤鄰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愚按春秋書外伐國者一百二十有八惟此書伐書取餘書圍邑者三書伐戰者一書伐救者一蓋中葉以後爭地爭城殺

人盈野諸侯城邑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并之于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興殘民為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是知此年代杞取牟婁乃一經特筆聖人實深致意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完音丸州穀作祝後同此書弒之始桓公在位十六年是冬弟晉立是為宣公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程子傳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十六年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

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說文臣殺君曰弒何氏曰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通旨春秋絕州吁屬籍著公室宗族之有寵者不可與政當國主兵之意督萬無知亦公族大夫而絕其屬籍義與此同或曰必若此言春秋之法其非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與政乎曰尊賢然後能親親急親賢為堯舜之道則親之賢者必先得於疎之賢者不偏於寵愛其親屬而無尊賢之等也經書季子來歸不稱公子兼親賢之道其法可謂通矣

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

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上聲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于忍反言極諫而公弗從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本正則末不偏源清則流不濁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

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董子語莊公是也詩朱子傳綠衣乃莊姜賢而失位刺莊公惑於嬖妾燕燕乃莊公妾桓公母戴媯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之而作日月乃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終風乃莊公暴慢無常莊姜正静自守故忤其意而傷已之詩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之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其不稱公愎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

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

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董子

語見太史公自序陳氏曰隱桓莊之春秋凡弒君之賊皆名之愚按州吁不稱公子程子謂州吁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故不得為先君子孫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今按二義互相發明州吁弒桓公而自立罪兼篡弒與閻職邴歜之徒懷忿挾怨而輕動於大惡者又霄壤不侔春秋首絕其族屬書名以弒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以示天討之刑也通諸一經弒君者二十有五稱世子弒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閽稱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而至推刃於君父窮

凶極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然考其所由致之故則為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於此則首惡之名寧不為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屬與氏者而致其貶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所謂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為冦讎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掩矣其稱人以弑者謂多行無道肆於民上為國人之所欲弑故稱國稱人以明君雖無道通國之人皆欲弑之而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特藪罪於國人則擽以為大惡者可末減爾稱國以弑不書其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罪而其所以為當國大臣之所弑則必有由矣稱閽以弑而不稱君則見閽寺之賤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於不克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視如路人又非閽人之比故并不書弑夫弑逆之賊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歴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君之不早辨以陷於大惡豈非古今之龜鑑哉劉氏曰穀

梁謂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督萬豈可云弑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書遇之始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夏遇于清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穀梁八年傳不期而會曰遇程子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愚按今東昌路濮州臨清縣

遇者草次之期杜氏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朱子語言草草不成禮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七到反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趙氏曰簡禮而會曰遇啖氏曰遇禮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

非相遇而從簡易以遇禮相見通旨古者諸侯或相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儀近者為主遠者為賔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度而私為邂逅之約有如適值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恐妝通旨本何氏註

簡略慢易（去聲）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丁歷反下同）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兩皆書及（此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穀三十年遇魯濟僖十四年遇防）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八年宋衛遇垂莊四年齊陳鄭遇垂三十二年宋齊遇梁丘）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去聲）其無

人君相見之禮也高氏曰國君之出必有卿大夫車徒之從旌旗之識使人儼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各逞私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然非先王之法也張氏曰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境無國君之禮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愚按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鳩汝方孟子遇宋牼于石丘是也公穀釋名義皆謂不期為遇左氏此年傳與戴記之說則以未及期為遇左氏遇垂梁丘之傳則皆云先為之約大抵不期而會者古禮也未及期或私為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昭公孫齊而公羊記其以遇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遇矣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又期而不至者也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倉卒之間且有禮儀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集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怠惰慢易馴致於期而不至

則欺詐尤甚矣世變愈下風俗之偷良可嘆夫○啖氏曰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為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一君出一君要之假如實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若內為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程子傳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張氏曰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上蔡縣愚按宛丘

屬今汴梁路上蔡
屬汴梁路汝寧州

春秋之法誅首惡（據僖二十七年諸侯圍宋楚人主兵序四國上）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據宋序四國上）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去聲）可也（左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事見左傳哀十四年朱子曰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先師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是年春秋已絕筆而猶請討陳恒作春秋者莫如孔子用春秋者亦莫如孔子）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漢書先行後聞通旨晉益州刺史皇甫晏為牙將張宏所殺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宜即赴討濬欲先請毅止之曰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即發兵追宏而晉朝不以擅興罪濬是得春秋之旨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乃旦反）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侯為從（才用反通旨問春秋所以誅亂臣賊

子之方曰春秋有誅亂臣賊子之法凡數十條如伐鄭以宋公為首惡書衛人殺州吁之類學者知此義則能守死節當弑父與君之際而不從亂臣賊子見其義則懼及其身而不敢肆

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

孤立無助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張氏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

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為恨謀反取其國鄭莊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為仇及是衛州吁欲定其位而先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宋率陳蔡以同伐鄭夫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名其為賊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

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于此役也蜀杜氏曰隱桓之世諸侯用師多稱人此宋陳變文稱爵者蓋為加貶於蔡衛而著爵若四國同稱人則不見蔡衛伐同姓之罪矣

愚按邶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小序譏州吁勇而無禮極為淺陋今考魯衆仲不日其元兇大憝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秋翬帥師

翬許歸反此大夫會伐之始左傳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公羊傳翬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穀梁傳翬不稱公子貶之也何為貶之與于弑公故貶也程子傳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薛氏曰師興而後羣會之愚按元年鄭伐衛請師於邾邾子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弗許遂行然豫之專行不見貶者伐衛之事不見於經故爾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文言程子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愚按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大易言陰陽昉見於乾坤初爻故坤之初六其象為履霜蓋霜者陰

氣之始凝陰盛則水凍而為冰極盛而為堅冰陽主生陰主殺故弑君者不善之積自微至著亦猶微陰漸積而至於極盛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宋助州吁故弗許為合義翬以不義强上聲其君固請而行杜氏曰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强君以不義無君之心兆矣兆者幾之先見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蔡氏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十一年春秋於此

去上聲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文三年叔孫得臣帥成八年叔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翬弑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永嘉呂氏曰書帥師則翬專兵可知故單伯會伐宋不言帥師家氏曰不稱公子去族之誅也桓之弑翬為首惡故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杜氏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愚按翬不稱公子劉氏謂左傳以翬溺為貶無駭未賜族如傳之說則翬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翬溺言之或謂翬本再命大夫其後桓公立進為三命始書氏今考公子非氏若臧孫仲孫乃氏也若曰未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乃以王父字為氏桓三年稱公子

翬則翬未賜族明矣傳稱去氏蓋以不稱公子同於去族耳若曰翬非命卿據經則兩帥師會伐據傳無駭卒而請謚與族滕薛爭長而公使請於薛侯苟非命卿未必至若是親暱用事也曰未賜族非命卿義不可通況無駭為司空則亦為命卿矣特未賜族故止書名惟先公之子而不書公子乃為貶爾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程子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據莊十四年春三國伐宋夏單伯會伐不再序三國再序四國

何其詞費方味反不憚煩也曲禮不辭費孟子何許子不憚煩言之重平聲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鞏復扶又反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音現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陳氏曰春秋之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為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於是公子初弒君衛人為之變不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弒君天下之大惡也五國之君大夫有

人心焉不若是甚矣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書之復書之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張氏曰再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既叙之又重叙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是誠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親魯翬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為常事未幾魯宋渝晉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愚按春秋一經書辭重複者有五僖五年會盟首止九年會盟葵丘美也此年伐鄭襄二十七年會盟于宋昭十三年會盟平丘惡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于濮者譏失賊也程子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

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北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北至灉泲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通旨陸淳曰經中一字徧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說是也或衆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譏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去聲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去聲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詩擊鼓篇踊躍用兵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

磧七略反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夫人猶言凡人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何氏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范氏曰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趙氏曰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范氏曰譏其不即討乃令至濮薛氏曰于濮何危失罪人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

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桓六年傳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通旨竇建德攻黎陽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以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歸軌首于滑滑民即日請降州吁弑君與石厚如陳石䃂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宋萬弑君其黨奔衛衛人欲匿之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正是此意

高氏曰稱國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之而無間于尊卑又使亂臣賊子雖竊發

於一時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欲逃無所也陳氏曰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夷狄得書苟不能討雖以文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也而非討則雖以襄二十五年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矣家氏曰不書衛石碏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之所同也書石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有罪矣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為事也愚按宋萬之弑宋人求賊於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於從此陳莒之為矣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謂州吁未列于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而云然也夫簒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碏謂王覲為可實以元惡

大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見王耳孰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久春秋之時習為邪説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弒隱則棄許田而與鄭盟越宣弒赤則獻濟西而結齊會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貶之所在越千百年杜預反引之以釋經天理泯滅壹至此極噫可歎哉又見莊公九年注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衆立之之辭也孰立之石碏立之其稱人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人者衆辭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得衆也程子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

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人衆辭殺州吁衆詞乃王法所當討而衞人皆欲討之故書人以善之立晉衆詞乃無天王之命而衞人以私意欲立而擅立之故書人以罪之美惡不嫌同詞立者不宜立也何氏曰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范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皆非正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桓公被弑故無先君之命上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衞人特書曰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以庶孽奪正亦書曰立沙隨程氏曰衞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臨川吳氏曰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所立雖是亦非正禮也所以著擅

置其君之罪於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

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穀梁隱元為子受之父為諸侯

受之君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立也

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

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

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

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

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

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高郵孫氏曰晉以

國人衆立宜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明

不當立之義陳氏曰爭國不稱公子晉曷為以爭國

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

傳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説立晉靈之弒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家氏曰衛人以晉為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晚焉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于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見衛亂之所從始○陸氏曰穀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癸亥二年 桓王五年 齊僖十三晉鄂六奔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三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公觀之非正也程子傳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愚按魚臺縣屬今濟寧路濟州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皆山名遵海而南放上聲於瑯琊齊東南境上邑名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

王覲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岳朱子注廵所守廵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朝于京師于方岳王事也春省耕秋省斂民事也孫氏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

辭杜氏曰孫辭以略地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昭十鄭子皮云能無鍾巫之及乎及謂及於弑逆之禍特書觀魚譏之也不言如棠觀魚以棠在魯境張氏曰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隱公蓋非為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為游觀之樂耳愚按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周正月未嘗嘗魚之時況僖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決非為嘗魚而往明矣苟隱公果為嘗魚薦廟則為常事得禮而不書矣且天王之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意逸遊其罪何所逃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程子傳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衛亂是以緩桓公被弒八月而後討賊十五月而後克葬魯往會故書非魯人往會則魯史無由紀其葬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弒逆人道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事君弒而臣子能討其賊則送終之責始盡謚者行之迹程子曰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所以紀實

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據桓十七年蔡桓稱侯見音現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愚按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殁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殁於婦人之手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

王法而書卒見三年宋公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

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

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張氏

曰春秋之時為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愚按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弑何以月葬乎

秋衛師入郕郕音成公作盛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穀梁傳將卑師衆曰師程子傳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杜氏曰東平亢

父縣西南有郕鄉張氏曰今單州任城縣遇拔單州任城縣屬今濟寧路

稱師者紀其用衆易本義師兵衆也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僖元年諸侯救邢邢遷夷儀諸侯城之經皆書師者美桓公救患之功故録其兵衆之盛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昭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月壬午滅陳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楚子滅蔡經皆書楚師所以著荆楚擅興大衆以滅中夏諸侯之國誅其暴横馮陵之甚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

類是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同圍郕者公也經書師次而不言公次書師及而不言公及書師還而不言公至者所以責莊公無名黷武非義勤民諱不書公以貶之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家氏曰衛宣繼亂而立不能懲艾革弊以息民保國為事而輕動大衆以入人國書以貶之耳此入郕入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弗有非其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强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敢遂有之耳臨川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亂侵衛已非禮衛又報復而入其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况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師者兵師之稱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通旨凡用兵將尊師衆稱某師師者言將與師輕重敵也將尊師少稱將將者其重在將也將卑師衆稱師者其重在師也君將不言帥師師者則以君為重此屬辭為例之體也然立例為法其義深矣主將三軍之命不可不謹擇也大衆有邦之本不可輕用也民之戴君其尊之如父母君之視民其親之如子弟子弟之不先父母審矣此立例為法之意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傳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程子傳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

考者始成而祀也杜氏曰成宮安其主而祭之服虔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其稱仲子者仲字子氏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詳桓元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據公羊于禮無二適丁歷反與嫡同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去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杜氏曰諸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子為夫人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家氏曰隱欲讓國於桓故為其母立廟仲子之卒已久至是始立廟者隱欲以自明其讓國之志耳夫禮必庶子為君而後其母築宮以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桓未為君而隱為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宮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不書非制之禮於是乎書若曰公

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為之立廟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扶問反定矣不稱謚不稱夫人不稱小君則其為妾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左氏以隱為攝位穀梁以隱為讓國然桓母非夫人則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非攝也隱欲與桓乃讓之也桓公篡弒之罪昭矣隱將讓桓而桓聽翬之譖以弒隱公非篡而何存則以氏繫音繼下同姓以姓繫號去聲下同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據文姜至自齊如齊及薨皆稱夫人姜氏葬稱小君文姜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諸侯妾母祇當以氏繫字魯自

成風而後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謚惟定姒以哀未成君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襲成風敬嬴齊歸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不當別有謚而况妾乎

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啖氏曰凡祭祀常事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愚按穀梁云庶母築宮而君終則廢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禮也戴記稱妾祔於妾祖姑乃公子之為大夫士者之禮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為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遂啓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祔廟而不書矣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世室屋壊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丹

桓宮楹刻桓宮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取郜鼎納于太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猶繹非禮皆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皆不書○劉氏曰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若成之為夫人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

初獻六羽左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穀梁傳初始也程子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

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范氏曰佾之言列八人為列羽翟雉之羽舞者所執人執一羽不言六佾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杜氏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数愚按武舞執干干楯也所以扞難文舞執羽翟羽有文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蓋二者並用孔氏曰羽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蓋武翟武翳惟取其文耳佾者舞列之名則干羽皆在其中但言羽則舞干不與矣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然則祭祀武文舞武舞並用武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也

初者事之始邵子曰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借八佾也愚按洪範初一曰五行易卦第一爻曰初善者復其初惡者變其初作事者必慎其初故初

者肇事之端不可不審也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音泰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杜氏曰魯唯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祭統成王追念周公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史成王命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愚按劉氏意林謂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齊桓晉文輔翼襄王其功甚大不過召伯賜命尹氏授策而已耳晉文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豈以魯惠無功於王而遽以天子之禮樂賜之耶以為惠公自借則當時諸侯强盛惟吳楚無知僭稱王

號桓文威行天下幾於改物然終身不敢用天子禮孰謂惠公而敢僭之耶若曰惠公請于周平王亦未必從之也程子朱子皆信戴記遷史之説其必有所見矣仲子以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王氏發義言初獻六羽善其復正趙氏曰舍八佾用六佾猶謂之僭故曰獻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一言而畫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沙隨程氏曰獻六羽是以妾僭夫人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去聲辨矣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豈復有上下之辨朱子語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

三家雖欲借無此樣子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愚按魯僭天子禮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羣公之廟疑於羽數乃從衆仲而跂用六羽蓋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所賜之禮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聖人書曰初獻一以嘉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著其崇寵妾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借八佾厥後戍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為仲子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啓之也聖人書此固為隱公喜而亦深有遺憾云公穀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然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用二佾矣子男復何所用乎況禮

經所記廟制堂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乎尸子又謂天子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夫春秋諸侯僭侈循習為常魯於郊禘門覲皆不貶損何獨羽數而貶損乎且妾廟降於諸侯乃其常也春秋亦不書矣

邾人鄭人伐宋程子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先邾人為主也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即序乎鄭之上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家氏曰邾序鄭上著其為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乎曰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間鄭宋之隙而借鄭以伐宋因

彼之憾復己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為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國而序乎邾之下亦所以貶也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通旨諸侯序列以爵之尊卑則名正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通旨兵者國之大事也春秋之所重故雖將卑師少亦書于策而曲直之辭具文可見○愚按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而經序邾為首不書王臣蓋鄭莊是時為王卿士故擅興天子之卿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螟音冥蝨災始此公羊傳記災也穀梁傳蟲災也程子傳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音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蟊莫侯反本爾雅國以民為本書民為邦本民以食為天管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詩去上聲螟螣害稼也小雅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春秋書螟記災也杜氏曰為災故書薛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修省消災變之道也朱子語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宇宙之内一事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曰星示異水旱螽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螽註者歸

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於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旨哉愚按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蝝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葢宣公以弒兄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蝝水旱飢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而修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為後鑒也　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去聲）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刑部立法應蝗蝻為害須侯其撲除盡淨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王安石曰條貫已令轉運司申奏安撫司有何

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

按左氏臧僖伯卒傳謚伯字思按僖伯以先公子必未賜族蓋左氏追稱氏如陳桓未卒而稱陳桓公有寵於王髙氏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政公曰叔父有憾胡暗反恨也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不書葬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公羊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之世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之世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而書曰見恩

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去聲宜也謂得賞賢旌直之權衡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去聲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莊二十四一也其及宜矣永嘉呂氏曰穀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魯之臣子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乎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爾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郛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程子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杜

氏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張氏曰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愚按長葛縣屬今汴梁路許州

圍者繯于善反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去聲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明年冬書取長葛既不稱侵伐又不繫鄭故知圍經年也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高氏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張氏曰宋殤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臨川吳氏曰前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易也宋雖加兵于鄭之邑而取之難故圍之經年乃能取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圍菟圃不書至二十三年

書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矣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蜀杜氏曰春秋書圍四十四伐國而言圍者九此為之首書伐書圍書取惡之也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子三年十三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左傳更成也程子傳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着之甚也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朱子語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沙

隨程氏曰輸如吕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臨川吳氏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

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欵也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見左傳十一年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孫氏曰鄭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去聲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去聲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

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高氏曰曰來輸必有挾也薛氏曰輸平者何來以賂干我也愚按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為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魯則魯必不從也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古報反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平聲矣本孟子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絶塞也書杜乃獲亡國敗家之本也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張氏曰鄭莊之納平為合黨敵宋計是以不憚屈已請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永嘉呂氏曰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釋其舊憾而為玉帛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屈損以求成耳陳氏曰春秋之初魯宋衛

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鄭而離宋魯之交矣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明年宋陳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劉氏曰公羊謂敗吾成穀梁謂不果成皆非也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鄭平絕可知安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渝平蓋字誤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五蓋反此齊魯交好之始程子傳始平于齊也杜氏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張氏曰在襲慶府奉符縣愚按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臨川吳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愚按宋殤

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其怨故特平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書盟于艾著齊僖小伯之始書盟于黃著齊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雖盟石門然未與魯平則黨與未盛也後乎于黃雖次垂葭會牽會洮次渠蒢伐晉伐宋而無盟矣凡書盟皆春秋所惡比事以觀而世變可知也○秋七月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程子傳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

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正矣杜氏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孔氏正義年有四時交錯互舉以為史記之名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愚按經無事書正月者二十三書夏四月者十一書秋七月者十七書冬十月者亦十有一　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音現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文言傳愚按乾健也天之德也天以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君子以至健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元者

物之始於時為春其在人則為仁其發則惻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體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時為夏其在人則為禮其發則辭讓之情而所以品節乎親親仁民愛物之等差者也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命大尉賛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為秋其在人則為義其發則羞惡之情而所以斷制事物各得其宜者也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為冬其在人則為智其發則是非之情而所以分別事理以宰萬物者也月令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飭死事是體乾之貞春秋于每年備四時明人君當奉若天道體乾之四德首時必書月明

人君當謹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與其法制禁令王者承天而禮樂征伐行於天下諸侯奉王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其理一也

春秋之義隱矣愚按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自聖人以下不能體乾之四德毫釐有差則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變應之宋神宗時王安石言水旱氣數堯湯所不免王珪言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亦天數也此皆人臣不能諫人君儆省以荅天戒蓋不通春秋之義而以為天人異致故也

冬宋人取長葛公羊穀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强取不可

勝誅矣何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

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彼此皆列國而伐之以圍其邑是恃强也圍之期年是久役也環而攻之是用大衆也鄭邑而已取之是取非所有也直書而罪自見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在列國不能修連帥所類反之職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

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取以王法言不可勝平聲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反付也託也國於與夷使其子馮皮冰反出居於鄭三年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四年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

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去聲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張氏曰宋自去年圍長葛經年不解志在必取鄭莊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結於魯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殲國喪師以及其身愚按或云文定言善惡之應與佛氏所謂果報者相似非也易文言於坤之初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噬嗑之上九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天道好還無毫髮爽此乃福善禍淫必然之理也若果報之說謂今世為人後世為異物負怨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理也哉○劉氏曰左氏作秋取長葛杜氏云冬告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至其月日

猶依先後次序假令以二月出師逾時來告猶言二月也豈據告時紀之於夏乎左氏雜采當時諸國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云冬傳云秋也

乙丑桓王四年**七年**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程子傳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伯姬二年歸紀**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公羊莊十九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各以娣姪從故一聘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狀問反**窒亂源也**同時而行則妃妾之名不

柰其生子也嫡庶之分已定亂何由作 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本杜氏注詩江有汜朱子傳媵有待年於父母之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必有美惡存焉孫氏曰媵書者為莊十二年歸于酅起 眉山蘇轍以為書叔姬賢之也蘇氏字子由有集傳二十卷 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通旨小國大夫稱人 至於接我則書二年書紀履綸來逆女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 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音攜以全婦

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何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録之高氏曰娣亦書歸猶尭之二女降於溈汭皆曰嬪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鄰以奉宗祀歿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録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愚按賈逵謂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媵蓋多不足煩聖筆之録茍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以為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為嘉其賢者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為才人所以起偽周之亂書玄宗册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册諸王妃法不

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滕侯卒程子傳不名史闕文也杜氏曰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今徐州滕縣愚按今益都路

滕州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見隱三年

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國小而慢之是弱其君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情疏而薄之是怠於禮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成十年公如晉葬景公襄二十八年

公如楚葬康王　愚按地非同盟謂非同方岳之盟　滕鄰境也滕國在魯西南宿同盟也元年盟宿　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忽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音現矣通旨人之所以為人與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人道也無人道何以為人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覲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强凌弱爾　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非責也責不赴告　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責魯不會

○趙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爲所録亦

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啖氏曰其不名公羊謂微國也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字

夏城中丘　此書土功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內之邑也城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凡城之志皆譏程子傳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杜氏曰中丘在琅琊臨

沂縣東北張氏曰今沂州臨沂縣
愚按在今益都路密州安丘縣

程氏曰為去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經書魯力役三十八城二十三築八浚一新一新作二毁一墮二書外城者六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郚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墮郈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

秦文十六年毁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脩德政以為保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紀而城祝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郚患莒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奸謀假事難而成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郛城西郛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復叛晉黨范氏而城莒父及霄哀公亦黨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郛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況於築臺囿以為游觀之樂新延廐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僭天子之制毁泉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讐人之婚而忘通喪之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偪鄭會晉平城杞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雖時且義亦書桓十六年城向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城襄十三年城防

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絶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蕃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見音現勞民為重事也啖氏曰凡興作必書重民力也觀其時而是非昭矣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音丸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張氏曰隱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春秋深譏之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

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

通旨問穀梁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曰穀梁子之意謂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無而未為國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禮所謂城池亦固國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或與民同其利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王氏曰詩采薇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夫玁狁之難甚亟而城築之役乃須天子之命齊遷臨菑而仲山甫以上卿臨之是知諸侯國邑高卑廣狹皆有王度春秋之城築俱不稟王命故悉書以譏之不止為不時重民力而已也愚按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此年并城郎祝丘及新延廄新作南門築鹿

圍皆曰不時凡城於冬者皆曰書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二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諸防諸鄆平陽中城城防郎圍皆曰書時延廄南門亦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矣經於他事書春夏秋冬而繼書次月則凡書時皆指四時之首月如成十七年書冬會伐鄭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是也若城築蒐狩之事乃以時成

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詳攷經文則可見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左傳結艾之盟也公羊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程子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

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説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説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杜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范氏曰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臣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遠別也書盟書師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致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説母弟者左宣十七凡稱弟皆母弟也蓋

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襄三十一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以豉反及其子猶與適音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左傳莊八年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絀之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遂弒襄公而立無知劉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為害矣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桓十四黑背帥師成十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康誥蔡傳天顯猶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陳黃奔楚而稱弟襄二十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昭二十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昭元秦鍼奔晉定十宋辰奔陳皆責其薄也襄三十天王殺其弟佞夫襄二十七衛侯弟鱄奔晉昭八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

魯致女交政隣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纂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愚按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纂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傳例在莊三年○啖氏曰使使致問曰聘主人受之於廟以重禮也孫氏曰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凡書皆惡之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

推矣愚按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苐年而終於慶封書晉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秉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

秋公伐邾此伐邾之始程子傳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奉詞致討曰伐傳例曰聲罪致討曰伐此云奉辭者執言以聲其罪其義一也不稱帥師者君行師從故君將不言帥師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及鄭平反于僞盟于宿杜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眜音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説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

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傳十晉侯將殺里克克對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張氏曰夫和大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愚按春秋一經魯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者伐邾者一及他國伐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及邾戰者一公敗邾師者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

此年伐邾乃與邾交兵之始哀七年入邾以邾子來乃與邾交兵之終邾之事魯不為不敬而魯之虐邾愈甚比事以觀而罪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程子傳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杜氏曰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張氏曰今濬州黎陽縣之境愚按凡伯周公之胤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戎患之始公羊傳凡伯天子之大夫也其言伐執之也穀梁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大天子之命也程子傳初戎朝於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

南愚按今東昌路曹州楚丘縣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音現其以徒衆也薛氏曰言伐以兵刼之也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楚丘衛地以歸易去聲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孫氏曰于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蜀杜氏曰凡伯過衛衛不當使及於難况又不救乎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孫氏曰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其位耳張氏曰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讐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以下並國語關尹以告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註賓客謂朝聘者候人為導候人若有

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司徒具徒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註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司寇詰姦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註辟除姦人甸人積薪甸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火師監燎襄三十一子產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天子之使過諸侯當先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令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詩小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閔二年狄滅衛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為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愚按裔戎朝於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衛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衆刼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茍不念天子之命如勿朝而已矣戎不足責衛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詞而與之著其率兵徒之衆凌虐王人是橫行中國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況戎乎後此定王之世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國無以異矣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李元位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三

元 汪克寛 撰

隱公下

丙寅桓王五年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程子傳齊侯將平宋衛於鄭宋公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杜氏曰垂衛地犬丘也濟陰句

陽縣東北有垂亭愚按今東昌路曹州濟陰縣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高氏曰是時齊將平宋衛於鄭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為參盟也遇例見三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於阮反祊必彭反公穀作邴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鄭之微者也邴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田魯朝宿之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邴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程子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

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杜氏曰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張氏曰今沂州屬縣愚按沂州屬今益都路

庚寅我入祊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程子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六年輸平傳不言請歸祊然經書平例六他皆不言輸故知輸平請歸祊也高氏曰前年來輸平然口輸而實不至薛氏曰與我則曷謂之歸前年賂我矣

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據桓元年鄭伯始以壁假許田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據書周官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

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同上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何氏曰巡狩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曰湯沐邑所以尊待諸侯而供其費取足舍止供槀穀而已諸侯於王畿之内方嶽山下皆有是予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杜氏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范氏曰諸

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愚按王制謂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則方伯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反能巡狩矣杜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何氏曰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范氏曰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

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强上聲入之也趙氏曰入祊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與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陸氏曰鄭不當歸魯不當入宛當諫止參譏之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也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逆詞義不當受而據有之也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罪而猶未易許田也鄭莊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

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
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見鄭莊為小人之
雄罪之不可勝誅也永嘉呂氏曰鄆讙龜陰不言入
蓋鄆讙龜陰我故物也其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左氏
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
非魯結鄭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
啗之以利雖然其歸祊也固已覬覦許田矣特以方
求結於魯故姑緩之既而桓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
始取償於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謂之易也高氏曰
鄭始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桓篡君以求援
故賂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鄆讙
龜陰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非我
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愚按鄆讙龜
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
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鄆讙龜陰雖其義利不

佯而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强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年書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鄭讙龜陰之比矣○啖氏曰公羊云齊亦欲之按書我者言魯入爾何關齊事乎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也在位三十五年子封人立是為桓侯辛亥宿男卒穀梁傳宿微國也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大上禮也穀梁傳大上故不名范氏曰名所以相別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趙氏曰諸侯卒名之著易代自降於天子也筆列反如字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檀弓公叔文子卒其

子戊請諡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於是乎有諱禮桓六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愚按書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武丁稱中宗高宗則不特周始諱名但至周而文始備耳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本禮記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君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之等亦所以紀遠近辨同異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未通而名

者有所證矣如此年蔡宣公及晉獻公惠公之類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曲禮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别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草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以此類也張氏曰宿男不書葬魯不會詳見三年七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此參盟之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

之也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程子傳宋為主也盟與鄭絶也杜氏曰厖屋周地愚按今東昌路博平縣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杜氏曰齊侯尊宋使主會愚按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則宋雖欲絶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絶也張氏曰宋衛欲成於齊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講信修睦而明年齊魯會防又明年齊魯鄭伐宋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世變之甚可勝言哉

大道隱而家天下禮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反劑子隨反亂然後有交質音置下同子至

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草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盟約之載注載盟辭也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音由天子口血未乾音干而渝盟者有矣此盟齊背宋元年盟蔑盟宿魯皆渝盟其末至於交質子

猶有不信者焉隱三年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四月鄭祭足取温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昭二十年宋華向取大子欒與毋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參盟者齊盟之端胥命于蒲會于蕭魚春秋之不盟者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家氏曰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盟者魯盟邾盟宋紀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為盟也今而參盟宋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國自相伐也四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為首亦責在宋也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無王之戮也永嘉呂氏曰尨屋周地

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戲向之近竟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京師近地而三國敢盟于此故詳日以謹之王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皐鼬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戹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狄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戹屋之積也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趙氏曰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按葬時舉謚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好也程

子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杜氏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張氏曰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愚按沂州屬今益都路

莒小國人微者通旨小國大夫稱人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及者我欲之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趙氏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屈禮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陸氏曰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朱子本義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愈光居卑者人亦不能過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本劉氏意林曰謙亨君子

以裒蒲侯反多益寡稱尺證反下同物平施始豉反下同程子傳謙有亨之道損過益不及以施於事稱物之宜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甲而可踰非謙德矣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張氏曰傳稱以成紀好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己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家氏曰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强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為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為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强國之大夫也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

紀人為之平之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及其臣為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禮者也○劉氏曰公羊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諱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乎

螟

程子傳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年皆無螟耶詳見五年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程子傳未賜族書名而已杜氏曰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

子展之孫故為展氏辛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音協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據叔孫得臣乃公子牙之孫季孫行父乃公子友之孫皆未死而稱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泰誓語無不賜之族或以

字魯三桓鄭七穆之類或以謚宋戴氏衛齊氏之類或以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或以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主也此由也按禮天子寰音縣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常

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愚按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境則為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丁卯　桓王十六年　九年　齊僖十七　晉哀四　衛宣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鄭莊三十　曹桓四十三　陳桓三十一　杞武三十七　宋殤六　秦寧二　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

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程子傳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杜氏曰南季天子大夫南氏季字也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並去聲問

以諭志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注時聘者亦無常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毗志反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據王制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往周禮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歲一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一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又五百里要服六歲一見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愬苦八反故亦有聘問之禮焉

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去聲下同如周則

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降黜也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據孟子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使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朱子語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

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成公十三朝于王所者二僖二十八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又文九年叔孫得臣昭二十二年叔鞅會葬故不數然敖亦弔喪不至蓋據經文如京師無弔喪會葬之文故併及之舉曾一

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七年凡伯此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文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歸脤者一定十四年石尚本誤脈此四字賵葬者四元年宰咺文元年叔服五年榮叔召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扶問反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

蓋有不得已焉爾矣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諸侯莫有救王臣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荅失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讀者自知隱公之罪矣愚按隱公之立既不稟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及桓王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兩聘接滕薛之旅朝終其世不遣一介行李造于京師苟曰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錄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蓋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雨于付反傳並同左傳書時失也公羊傳

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震雷電霆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程子傳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杜氏曰夏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何氏曰雷電陽氣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三月雨當氷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電未可見而

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變文為異平地上尺雪者陰之氣大怒也范氏曰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去聲〉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去聲下同〉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詞夫天反時為災人反德為亂隱公以讓國為名乃從事兵爭此

反德也利將反為害親將反為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儆弗戒以及於難○劉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雹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一而已且非可怪者也愚按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雹不必書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杜氏曰挾魯大夫未賜族傳見無駭卒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程子傳不時也杜氏曰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愚按在今濟寧路鉅野縣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坊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魯城費音秘城郈其後復扶又反墮許規反焉襄七年城費定十二年墮郈墮費愚按城郈不見於經然經書墮郈則郈城不度可知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音現下同而戒事左莊二十九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同上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才代反又音再同上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同上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

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盛土器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任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宣十一楚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音現矣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高氏曰

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後者故城郎以備之愚按城者所以禦暴而保民今既城郎宜可以禦暴矣後此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能禦暴反以召亂是知禦暴禁亂不在乎城郭之固茍能力於爲善自強於政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哉公之元年費伯已帥師而城郎九年之間再興土功他日莊公築臺於郎文公毁郎臺昭公築郎囿魯之諸君其勞民於郎亦已甚矣

秋七月傳見六年○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邴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程子傳謀伐宋也杜氏曰防魯地在瑯琊華縣東南張氏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愚按今沂州費縣防田也高氏曰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秋官大行人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

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趙氏曰凡相見于外曰會臨川吳氏曰諸侯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國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永嘉呂氏曰凡書會皆非正也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焉愚按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預謀閒地尅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戎于潛為春秋之

始會吳黄池為春秋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言則此會防為春秋之始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于鄖為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伯終則畏吳而私謀以兆戰國之爭曾何有於講信修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惟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禮囚禁暴偃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為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人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音邵陵之舉不是及矣齊桓召陵之師雖非王命然仗義討楚責以王祭不供乃春秋用兵之最善者

始則私相會為謀

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必邁反）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本穀梁）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趙氏曰是時王室已微弱豈有諸侯稟命為之討罪乎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不應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於昵鄭而仇宋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與宋又為同盟今魯陷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

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寔肪於此

戊辰桓王七年 **十年** 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盟于鄧為師期程子傳為師期也陳氏曰東遷之後諸侯專征小者脩怨大者定纂弒猶未衡行於天下也鄭伯為王左卿士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天下愚按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决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翬不稱公子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程子傳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翬不氏先[悉薦反下同]期也[杜氏曰非公本期而先會故去族齊氏曰公子非族去其公子與去族同]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上聲]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家氏曰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以為與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陳氏曰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王

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必邁反傳同菅古顔反左傳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程子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孫氏曰公與輩傾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浹辰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杜氏曰菅宋地愚按在今歸德府雎陽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古報反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程子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愚按城武縣屬今東昌路曹州昌邑縣屬今益都路濰州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扶問反）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本孟子）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六年）襄公取邿（十三年）昭公取鄫（四年）皆覆（芳六反）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諱不書滅）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何氏曰內取邑常書）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音陣）曰戰詐戰曰敗（左傳皆陳曰戰未陳曰敗某師注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獨敗為文家氏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為鄭所役輩既

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薛氏曰乘嘗之勝十日而攘二邑書取我奪之宋也○劉氏曰左氏云鄭師入郜入防以歸于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郜防不言鄭伯春秋豈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耶又云鄭莊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尚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何得專而裂之耶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傳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程子傳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嘗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音再公穀作載公羊傳其言伐取之易也程子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杜氏曰戴國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張氏曰戴城在開封府考城縣愚按今屬汴梁路封丘縣

稱伐稱取兼之也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也高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能入鄭不能為鄭之弱也臨川吳氏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芳伏反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

矣史田單傳太史公曰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昭三十伍員曰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莊子魯卞邑大夫史陳軫傳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家氏曰鄭自克段以來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可乎書鄭伯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愚按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鬬未可資

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鄭公作盛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程子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後世矯天子之詔假人君之命而興兵以報私讐快私忿

者代代有之甚至如唐之宦寺藩鎮刼帝遠出肆無忌憚夫亦春秋之法不行故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効尤也故謹而日而又入之薛氏曰於此郕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臨川吳氏曰郕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為衛之與愚按入春秋之始兵戎俶擾未有若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猶以為未足且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彼此交侵其黨與戰國之殺人盈城暴骨如莽兆於此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王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公羊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穀梁傳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程子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杜氏曰薛奚仲之後夏所封國在魯國薛縣張氏曰薛國都在徐州滕縣愚按今屬滕州之西沛縣之東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去聲有反坫 丁念反升庵趙氏曰諸侯與鄰國君相見主君獻賓賓飲畢反虛爵於坫上實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亦反爵於坫上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三辭三揖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

賓也如諸公之儀注謂相朝也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趙氏曰朝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愚按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禮然亦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且謂之相則有往復之禮非若春秋諸侯以小弱朝强大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事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滕朝者四杞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郳朝者二薛紀穀鄧鄫郜蕭叔之朝各一魯皆未嘗報聘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昭公

七如晉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定公亦嘗如晉至河而復

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永嘉呂氏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其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一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與魯伉也僖公立三十三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此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經書齊聘者五晉聘十一宋衛聘者各四楚聘者三陳鄭吳蔡各一滕薛二君不特與犆同獨也言者又譏旅

見音現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衆也范氏曰總言之者同時俱至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本樂記劉氏曰兼言之識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乎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鄧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郳牟葛及今滕薛同日行禮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公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將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于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爲後謂朝天子時耳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愚按齊侯

鄭伯如紀亦兼言之豈旅見于紀乎蓋書二君來朝則是並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往紀國非並行朝禮也然僖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皆諸侯並朝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亦諸侯同往經皆不書他諸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通旨問諸侯來朝王臣及大夫來聘皆志之何也曰諸侯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書或聘或不聘或朝或不朝或過厚而數或過薄而疏無有合於中聘世朝之禮則不可以爲常事矣故悉書于策以見天王方伯諸侯治亂強弱安危是非邪正之迹爲後世鑒○永嘉呂氏曰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傳文作郲程子傳謀伐許也杜氏曰時來鄭地滎陽縣東有釐城張氏曰屬鄭州愚按今鄭州滎陽縣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前

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高郵孫氏曰隱之出盟會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程子傳書及内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張氏曰今潁昌府長社縣愚按今汴梁路許州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

左傳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

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

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高氏曰魯既為鄭敗宋師今又為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奄鄭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蜀杜氏曰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必以公及傲者故目其爵所以鈞其譏之之義譏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

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去聲來聘者再凡伯南季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音附罪二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去聲下同）宋而伐邾（七年）為鄭而伐宋（前年）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前年）入祊（八年）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音違）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易文言積不善必有餘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去聲）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

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音現)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去聲)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及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陳氏曰許莊公奔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來奔不書趙氏曰諸侯無主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

曰吾不反也桓曰奈何曰請作難於鍾巫之祭弑隱公不地不忍書也不書葬隱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穀梁傳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不言葬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程子傳翬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寪氏翬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朱子曰凡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不以地著之蓋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通旨立嗣必適適無適則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窒亂原也隱桓之母皆妾身桓幼而隱長何得徇愛憎之私亂長幼之序屬意於非所

當立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故曰致隱讓國惠公之非也晉平公寵少姜為制夫人之服及諸侯往弔則固辭曰非伉儷也由此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為夫人而指其子為嫡也審矣

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都玩反下同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昭十六子羽云云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魯邑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東萊呂氏曰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決之在我又安有所謂將耶通旨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弑君隱公之失也愚聞之先君子曰羽父進讒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亟召桓而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殺翬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危疑臲卼之

時而有趙趨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覘其跡而動於惡（成翬之兇頑見利而不顧其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弒隱之謀進矣）其及（及於難）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通旨書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魯史本文也）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通旨晉董狐齊太史皆直書弒君君子樂道人善惡稱人惡況君父乎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書薨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劉氏曰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不書弒示臣

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通旨春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出奔稱孫滅國曰取易地言假之類非沒其實使後世無考證也但微婉其辭不直書爾是故内失地則不書師敗績則不書親送葬則不書

朝而不見納則不書

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啖氏曰公薨必書其所詳内事重凶變也遇弒則不地張氏曰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也何氏本旨若書曰公薨于寪氏桓犟之罪非徒不討後世無由識之矣愚按或以不地爲缺文而謂隱公非弒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弒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弒君也

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啖氏曰凡公葬皆書唯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張氏曰不

書葬者君弒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讐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讐也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戈本劉氏權衡檀弓子夏問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也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春秋之法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高氏曰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不書地則知其為弒矣君見弒而忍言焉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薨而不地所以

深罪當時在朝之臣而顯誅一時預弑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為人臣子者縱賊不問又使之得立為君皆甘心北面事之是與乎弑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歟雖葬猶不葬也夫諸侯無二嫡桓不得為嫡子立庶以長隱之立為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處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然乃探先君之邪志自謂為桓而立竊讓國之名冀桓之信己桓日冀其歸政而隱偃然欲終其身遂致見弑蓋由隱公不知大義以至此耳然則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弑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寪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於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 丹陽洪氏

曰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音甫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音泰叔出奔共音恭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

也來朝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扶問反）不可亂也祭（側界反）伯朝魯而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展兩反）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苦入反）（無愁貌）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

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兊正秋也說卦以兊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草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草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商與秦未嘗改丑亥為正

月但以丑亥為歲首論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坊記子云云云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前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

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唐李德裕傳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而變禮樂草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此國政之歸于一也通旨典禮賞刑四者春秋之綱領其命自天其斷在人主其法出於朝廷百司遵守於内而不敢違牧守將帥奉承於外而不敢變此王正月之定於一也

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

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權譎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盟于眜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如紀侯盟黄鄧子會盟于邾之類後七年為去聲宋而伐邾眜芒結反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或漏此三字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毗志反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

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去聲利爭不勝音升計也隱三年初宋宣公舍其子殤公而立其弟穆公公將卒使其子馮出居于鄭而立殤公殤公立忌馮而代鄭桓二年華督弑殤公立馮是為莊公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懼晉奔楚使元咺奉其弟叔武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晉復衛侯衛侯殺叔武元咺訴諸晉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歸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釋衛侯衛侯歸殺元咺及公子瑕而莊公獨以順毋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音洛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恩揜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並本孟子昏義恩揜義義斷恩恩按齊僖公於夷仲年不能以義斷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於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揜義卒致入蕭之叛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叚雖凶逆焉於虔反何也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倫鳳反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展兩反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况阮反

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去聲下同見論語）若以其嘗為家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去聲）以為公（唐李德裕傳孔子與顏回子貢交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文十八頑嚚比周相與為黨家語辨政篇內比周以愚其君）其迹雖同

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隱三不稱爵祭叔來聘莊二十三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據公子季友仲遂書氏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

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去聲兵而會戰奉使去聲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册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公羊定哀多微辭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季氏逐昭公殺務人公為昭公太子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前季

布傳丁公爲項羽將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不賞私勞昭五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雠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杜預集解序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三